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理想高歌让万里春色满家园

## ——评国家大剧院版歌剧《党的女儿》 □程辉

歌剧《党的女儿》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继承着百年来革命现实主义和英雄浪漫主义创作传统,从为着人民、依靠人民的主题立意出发,尊重歌剧艺术规律,植根于民族土壤,以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真实朴素的情感,通过战争年代普通党员、基本群众的心路成长与牺牲,让难忘的岁月记忆透过精湛的艺术表达,登顶时代高峰。时隔30年,国家大剧院复排制作的新版本,依然那般理想催人,情景感人,弦歌动人,以现代演绎向前辈致敬,让不灭的信仰永驻,辉映当下。

塑造可敬可信可爱、普通人中站起的英雄,思想情感丰满,深扎泥土,贴近真实,是该剧创作的重要特征。剧中女主角田玉梅,是深山僻壤里的乡村党员,如杜鹃般“心似火焰”“身似白玉”。敢在“鬼门关前走一走”的她,血火无惧也柔情似水,遇到矛盾也会紧张焦虑,割舍不下对丈夫的思念和对女儿的爱。与她的形象相对应,桂英则受挫后痛苦彷徨,倍受良心折磨,被玉梅唤醒后最终昂起头。“有一副硬骨架”的老山民七叔公,敦厚淳良,是基本群众的代表,浊浪之中见真情,“雪压青松节更高”。正面主要人物立体架设,宛若天然构成的三和弦,个性十足,相互对比。反派角色马家辉的刻画,也注重挖掘沉沦背叛者的心理逻辑,不简单化描摹,甚至能从他的行为言语中,折射出当下腐败者的影子,从而具有了历史与现在的双重批判意义。多重命运走向和情感张力,为戏剧和音乐表达奠定扎实基础。

这部根据林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党的女儿》改编的歌剧作品,当年由解放军总政歌剧团创排演出,汇聚全军多家文艺团体优秀艺术家集团作战,由阎肃、王俭、贺东久、王受远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王锡仁、季承、方天行作曲,彭丽媛、杨洪基等歌剧表演艺术家完成首轮创演。创作排演过程中,集思广益,反复提炼,尊重意见,相互激励,创、编、导、演之间有着积极良性的互动要求。全方位的合作模式,使它甫一面世就引发强烈专业关注与社会反响,获得多项国家大奖,值得回顾总结和借鉴学习。

音乐是歌剧创作的灵魂。《党的女儿》歌剧音乐,继承我国民族歌剧优良传统,融合多元化体例风格,展现新时期艺术创新。作曲家有着精心的创想,板腔体为主体,抒情歌谣、山歌小调贯穿其中,交响作曲法为基础。音乐一听就是中国的,地域特色鲜明又不局限,是吸纳、发展、融合、再创作的新调性。合唱队除了常规段落外,运用大量“帮腔”“旁唱”等表现人物内心独白或旁白式感叹,渲染情境,特色突出。戏曲、民歌元素与交响、咏叹调、谣曲、重唱等表达样式浑然一体,东西(国际)南北(民族)不同调性调式的技术结合与转换和谐流畅,实现了抒情唯美与戏剧表达的完美统一。

鲜明的人物音乐主题,强化了音乐的戏剧塑造和表达。这是歌剧音乐创作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当一些新作在这方面有所缺失,《党的女儿》这方面是成功的。例如,田玉梅的主题柔婉起伏、低回跃升,两小节旋律表达出田玉梅的女性柔肠,又带有人物迫切感的冲突心境,不断加以发展,带出更多更强的戏剧推动力。桂英的主题动机,则用三音符的前倚音短句,以不稳定和战栗感,突出桂英的彷徨和痛楚。人物语言的个性之美,也表现在文本上,词曲同辉,是歌剧艺术高度的标志之一。

在中国民族歌剧中,抒情歌谣有着普遍的传统审美需求。歌剧《党的女儿》中,既把它作为铺垫、承转、渲染、延展的手段,也以对唱、情景再现等方法揉入情节叙事、情感交流,浑然天成。比如,主题曲《杜鹃花》、



鸽子独唱加伴唱《女儿离不开好妈妈》、玉梅独唱与合唱《万颗钢针心上插》、山歌《日落山心莫慌》等,引人入胜的唱段推进着情感和思想的升华。特别是以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等形式多次出现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旋律动听上口,深情柔美,唱出主人公的心声与理想追随,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作品传唱度是创作的最佳褒奖。歌剧《党的女儿》首轮演出,田玉梅的唱段《万里春色满家园》《血里火里又还魂》等,很快就被选为重大民族声乐比赛和艺术院校声乐专业考试的曲目。众所周知,达到这样的认同,需要词曲创作相当的艺术和技术高度,要有社会和业内的广泛共识,要有可参照和学习的经典演绎。这几个条件,在首演后迅即达成,可谓年代传奇。

国家大剧院版饰演田玉梅的女高音歌唱家雷佳,近年来成功塑造过喜儿、花木兰、林徽因、水红莲、青青、朵妹玉、翠翠等不同类型的歌剧艺术形象。此番接棒饰演田玉梅,她在弘扬经典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优长,强化角色的坚强、执拗、朴率、细腻的真性情,更多地赋予其普通人的一面,痴心不改的一面。《血里火里又还魂》悲愤激愤,《生死与党心相连》情深意切,《万里春色满家园》荡气回肠。雷佳作为我国中生代优秀民族歌剧女高音歌唱家代表,有较深的文学、音乐、戏剧分析理解能力,追求声乐和肢体、台词、表演上的全面发展,做到了对角色施以个性化把握与诠释。有沉进去和人物产生共鸣的真爱,就必然会有情

感和表演上的力道与真切。她有良好的条件和能力,音质优美,行腔驾驭游刃有余,声乐技术和审美上的民族化、国际化融合度很高。天资、师承与勤奋,为她塑造好角色奠定了基础,从而在今天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让声乐之美、情感之美、角色之美扑面而来。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是歌剧舞台上年富力强的“老戏骨”。他饰演的七叔公,选择了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贴近简单善良普通乡民的形象,把深情寓于醇厚之中,把老到缜密藏于性格外之下。如此,七叔公的情感和人物发展,无须过多着墨,即可较快地合理完成。施以角色朴素的是非观和人性驱使,让七叔公哪怕一时被马家辉所蒙蔽,也能眼见为实地辨别是非,义无反顾地作出“头可抛,心可掏,有什么天大的重任我来挑”的抉择,更有力地折射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真理。同时,他能准确把握戏剧节点,挑起全场难得的片刻轻松,把控住了氛围转化的尺度。

小演员余梓溪饰演的女儿阿珍,令人怜惜疼爱,十分出色。她的天真和渴望,与妈妈田玉梅的母爱交汇,似海浪卷涌,痛人心扉,从而转化为对残暴政权的恨。薛皓垠饰演的反派马家辉,准确地表现了两面人的矛盾心理,从表演形态和声乐处理上都到位,让抛却大义后的私我扭曲真实再现。桂英这一角色个性,是同类题材中少有的,王璟的演绎能准确把握多变的节奏和情绪,完成了难度较大的挑战。

对中国民族音乐特定风格的深刻理解和诠释,是指挥家李心草的艺术专长。他指挥下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队,让冷峻、深情、凄婉、高亢交织,让情感延伸入心。在配置上,国家大剧院版也有新的完善和补遗,增强了整体交响性和器乐表达厚度。由刘科栋担纲的全新舞美设计,写实基础上有写意,青山杜鹃,木楼小屋,竹林石屋,赣南风的纯美基调中透着险峻、悬疑的氤氲。隐隐的多媒体呈现,有效地渗透出思忆和远方呼唤。

国家大剧院近年来在打造、树牢和传扬民族经典上不断加大力度,体现出国家最高艺术殿堂应有的责任义务和担当。歌剧《党的女儿》复排再演,完成了一次有意义有价值的接续传承,点燃百年庆典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亮点。歌剧《党的女儿》再度成功上演,证明热衷于宏大叙事、大场面大制作并非歌剧的本身追求,多样化发展,依照作品的主题和特质量体裁衣,最为重要。注重创作表演本身的含金量,以情动人,以实现最广泛的艺术、思想、文化传播为主张,不做口号化的表面文章,与人民大众产生最广泛共振的回响,才是最终极最有意义的叫响。

## 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在京闭幕

全面展示舞美精品 探索行业发展方向

全面回顾5年来中国舞美行业发展现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主办的以当代剧场设计为主题的全国性艺术展会——第四届中国舞台美术展,7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圆满闭幕。作为庆祝中国舞美学会成立40周年的重要活动,为期4天的展会聚焦“未来已来”主题,旨在联动全国舞美行业力量共同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活跃中国舞台美术创作、推进舞台科技研发,在世界科技发展与舞台美术交织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共同探讨中国舞美行业应如何求新求变、有效提升发展水平,探索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新模式与新发展。

不同于以往的展会形式,“四届展”在全方位展示舞台艺术魅力的同时,更加关注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览以18个专业版块、近3万平方米的空前规模汇聚行业精华,全面展示了近年来中国舞美创作、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最新成果。通过不同展区的划分,展览聚焦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剧场建筑、音响、服化道等多个专业方向,进行了多元主题、多种形式的艺术呈现。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5000余名作者的30000余件作品,参展企业约150家。其中,“中国舞台美术学会40周年展”首次将中国舞美学会40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节点进行了展示;“首届中国文旅舞美空间路演大会”首次将“路演”理念导出文旅创作高峰论坛;院校成果展部分汇集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

## “尘寰墨语·张江舟作品展”在京举办

8月1日至15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研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中国国家画院“大道不孤”中青年艺术家系列邀请展第九回,“尘寰墨语·张江舟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明德楼举办。展览主题“尘寰·墨语”是张江舟对其2013年“生命·墨语”创作主题的延伸。画家对历史文脉、人类命运等的持续关注,对当代社会生活、人的生存境遇、精神经历、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了艺术家对当代都市相关的社会题材及人文问题所持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表示,从张江舟写在展览前的自序和随笔中能感受到,此次展览更多强调了一种对自我心灵的发掘与追问,这在张江舟作品的艺术语言探索与创新中都有所体现,展现了



人类图像学研究·界限 张江舟作

画家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深入生活的思想深度。军人这一职业与个人经历给予了张江舟独特的生命体验,成为其艺术表达中恒久不变的主题,其作品始终贯穿着很强的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超越了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再现,通过笔墨传递了艺术家内在的精神格局,其碎片式、凝聚式、敦厚式的全新笔墨造型,传达出一种沉雄与冲淡并融的当代审美创新与探索,体现出画家在中国画语言和语境探索上抵达的新境界、新高度。

(路斐斐)

# 推动网络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的施工图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得业界高度肯定。作为一份指导性文件,《意见》高站位、宽视野,在文艺活动和文艺制度的双重视角下,对新时代文艺评论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发展路径作出了规划,系统阐发了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评价标准、话语文风、阵地建设、行业伦理和人才队伍等内容,既对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又回应了当下文艺评论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科学阐明了文艺评论健康发展之要义所在。其中,对网络文艺评论的关注和规划,是《意见》最富有新意和远见的内容之一,也是《意见》时代感的鲜明体现。

时至今日,谁都不会否认,任何关于中国文艺的话题,如果离开或回避了互联网对文艺的改变,都是不完整的,也是缺乏远见的。无论我们用“网络文艺”或其他更细分的概念来指称互联网环境下的文艺新变及其结果,都必须正视互联网给文艺评论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异军突起的网络文艺评论,如何有效引导这股新生力量,如何在文艺事业全局中为网络文艺评论定位,是这些年文艺界特别是文艺理论评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事关文艺评论行业长远发展和文艺事业全局的基础性问题。《意见》对此作出了明确回应,确立了新时代网络文艺评论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路径。

互联网对文艺评论的改变,最直观地体现在平台“扩容”与队伍“扩编”。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文艺评论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形态也如雨后天春笋不断涌现,而在其背后,则是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新兴评论供给者。对此,《意见》要求,“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评论有效互动”,强调“重视网络文艺评论队伍建设,培养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正所谓:不抵达,无评论。作为一种高度对象化的言说,文艺评论的主体和平台直接决定着评论的影响力。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就要求站在事关文艺评论行业全局的角度,以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手段,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繁荣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作为一种新兴的评论样态,网络文艺评论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评论存在较大差别。比如,网络文艺评论占据线上优势,反应更加迅速,形式更加多样,主体更加多元,文风更加活泼,内容也更加芜杂。这是互联网特性影响文艺评论的必然结果,也是文艺评论适应网络时代的自主变革。在可预见的将来,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将更加深刻,覆盖的社会领域、行业 and 人群将更加广泛,互联网技术与知识生产、审美体验积淀的融合渗透将更加深入,网络评论场域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凸显。作为“增量”的线上评论,也将持续推动、倒逼线下评论“存量”的变革。但是,线上与线下评论之间不是线性取代关系,也不是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线下评论的专业、严谨、深入以及由此而来的长期优势,是线上评论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借鉴资源。二者正是在相辅相成中推动文艺评论的新版图趋于完善。《意见》统筹线上线下两种评论形态,明确提出“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导协同工作机制”的任务,体现了统摄全局、着眼长远的评论观,具有强烈的前瞻性。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线上评论,更不能把线上评论与线下评论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而应着眼于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探索把握线上评论的特征和规律,积极运用线上线下两种评论手段,努力发挥线上评论与线下评论的两种积极性,打好评论组合拳,形成引导大合力。

网络文艺评论是新技术的产物。从深层机理来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对文艺评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但孕育孵化出了网络文艺评论这一新形态,而且从整体上逐渐改变着文艺评论的“底层逻辑”。不过,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文艺评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前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流量”指标的运用,丰富了评论标准的维度,也让“沉默的大多数”的态度具有了评论的意义,这当然有助于更接地气、更全面客观地评价文艺作品和现象。但是,过分夸大“流量”的价值,以“流量”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现象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把文艺的价值等同于“流量”变现,乃至以“流量”诉求取消美学追求,以“流量”思维取代艺术规律,就会扭曲文艺评价的标准,助长跟风炒作的风气,损害艺术的健康发展。《意见》高度重视评价标准的问题,强调要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社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唯流量是从”,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象”。贯彻落实《意见》精神,要求客观理性看待“流量”。一方面,评论者不能对“流量”视而不见、以一己之好抹杀“流量”的价值,而应该科学分析“流量”与“口碑”的内在联系,充分理解“流量”的美学价值,发掘其中蕴含的审美时代特征,洞悉社会审美偏好的变化,在社会群体的意义上把握好艺术趣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绝不能把“流量”作为评价文艺现象和作品的唯一指标,而应将其纳入文艺评价的标准体系综合考察、统筹使用,同时深刻认识“流量”的产生机制,对人为制造的、虚假的“流量”保持高度警惕,尽最大可能挤出“流量”里的水分,不因盲从假流量而忽略了真艺术,更不能在“流量”的迷思中放弃对真善美的永恒追寻。

《意见》提出的“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进一步体现了对新时代文艺评论技术内涵的深层揭示。作为互联网运作的基本规则之一,算法在新技术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许多互联网行为和活动的逻辑起点。在文艺领域,算法的运用使人们更便捷地获取符合自身审美偏好的内容,有助于高效实现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的精准对接。但同时,算法在文艺领域的大量渗透,也固化着人们的审美偏好,让欣赏美感受美的心灵受到“信息茧房”的束缚。就像挑食偏食不利于身体健康一样,过度依赖算法也会导致审美口味畸形发展,一旦算法的负面后果传导到文艺创作,还会扼杀探索创新的活力。而在算法的技术外衣之下,蕴藏着深刻的价值观问题。平台运营者如果不秉承正确的价值取向,算法推荐就有可能成为迎合观众、牟取利益的工具。文艺消费者如果不对算法推荐有所警惕,视野可能变得越来越狭窄,艺术欣赏也会随之变成自我偏好内部的封闭循环,走入“最懂你的人你伤最深”的死胡同。算法推荐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有效监管,也需要主动自律,加强对文艺欣赏的引导,提高社会审美素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专业的文艺评论建立在学理基础之上,渗透着评论者的个体审美经验,以心灵对话、观点碰撞的方式完成思想供给,不啻于算法推荐泛滥之下改善文艺生态的一剂良方。《意见》把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纳入加强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范畴,不但拓宽了文艺评论的时代内涵,而且增强了算法推荐治理工程的新路径。

总之,《意见》深刻洞察互联网条件下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变化,着眼于文艺评论正在进行的全方位转型,揭示了网络文艺评论的战略意义,擘画了推动其健康发展的施工图,必将对营造清朗的网络文艺评论生态、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产生持久指导作用。

